

中国
当代名家
精品必读散文

高安侠
著

完美的背后



关注“人”，特别是关注身边小人物，
他们的苦痛作者感同身受，
在平静的文字背后暗藏悲天悯人的情怀，充满了个性和智慧。

知识出版社

中国

当代名家

精品
必读
散文

I267
425

高安侠

著

完美的背后



关注“人”，特别是关注身边小人物，
他们的苦痛作者感同身受，
在平静的文字背后暗藏悲天悯人的情怀，洋溢着个性和智慧。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完美的背后/高安侠著.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16. 3

(中国当代名家精品必读散文)

ISBN 978 - 7 - 5015 - 8982 - 1

I. ①完… II. ①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0824 号

总 策 划 张海君 李 文
执行策划 马 强
责任编辑 梁熒曦 马 跃
责任印制 魏 婷
封面设计 君阅书装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 88390732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厂 北京彩眸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80 千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15 - 8982 - 1 定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邂 逅	1
春 天	3
诗意村庄	5
乡村之绿	8
树的箴言	10
我们的夏天	13
访 山	16
花 事	18
城市鸡	20
生 日	23
敌 人	26
欲 望	28
爱情伴生矿	31
小马过河	33
民歌里的爱情	35
阅读安徒生	38
另眼看孔子	40
武则天的胸怀	44



完美的背后

wanmei de beihou

关于西施	46
海瑞的悲剧	48
完美的背后	51
深秋里的祖母	54
光 阴	59
丢失的家乡	63
风吹过童年	65
西拉塔拉	68
弱水三千	77
清凉寺的钟声	79
聆听壶口	83
面对草原	85
正午阳光下的秦直道	89
白城子	92
黄河的细节	97
古渡甸的黄河	101
荒 原	107
劳山之美	111
陕北的桥	114
天尽头	119
金黄的豆子	121
我的海	124
金沙江的智慧	126
什刹海·时光片段	128
寂寞五当召	132
寒窑守望者	134
读柳永	136
破译传说	138
嗟来之食，你吃不吃	142

追忆英雄	144
走过青冢	146
老钟的瓦子街	148
老景的田园	151
卖瓜子的女人	154
有财两口子	156
二 害	158
陕北人的年	160
追梦人	163
所谓恩爱	165
我们身边的空缺	167
瞬 间	169
趁一切都来得及	171
表演生活	173
灾难中的深情	175
香菱，偶然决定命运	177
鸳鸯，没有未来的人	180
平儿，夹缝中的艰难求生者	182
尤二姐，美丽对于弱者是一种祸端	184

邂 逅

清晨，凉爽的风从窗外吹进来，白色纱帘一鼓一鼓，我坐在桌前喝牛奶，忽然觉得手臂上痒酥酥，原来，一只小甲虫不知什么时候“空降”到我的手臂上。

这是一只漂亮的瓢虫，圆溜溜的身子，有黄豆那么大；红艳艳的两枚翅膀上点缀着几粒黑星星，显得很俏皮。我猜不着它为什么孤身一虫，是旅游？探险？还是因为……失恋？原谅我一下子就想到这里，昨天晚上看了一个爱情片子，害得我掉了不少眼泪。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已经在生活中找不到爱情了，只好在别人的爱情故事里掉自己的眼泪。

我记得上学时老师讲过瓢虫分益虫和害虫两种，可是怎么区分，我却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真后悔念书那会儿上课不好好学习，影响到连这只小瓢虫是“良民”还是“刁民”也分辨不出来。可这并不要紧，我一向不以出身论英雄。反正它很可爱就行了，它的出现让我一下子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喜悦。

小瓢虫在我的手臂上费力地攀爬，我一贯自认十分光滑的两只“玉臂”在小瓢虫的参照下简直“杂草丛生”“枝柯纵横”，它简直是在“原始森林”里探险！活像当年哥伦布刚刚踏上美洲大陆。纤细的足“披荆斩棘”，踉踉跄跄地前进着，有时一脚踏空，整个身子都翘起着几乎翻倒。我看它实在艰难，就把右手的大拇指放在它前面，果然它见了救星似的，轻快地爬上了这只“诺亚方舟”，手指毕竟光滑多了，小瓢虫前进的速度快了许多，像一辆漂亮的迷你小轿车从乡间小道驶上了高速公路。

我忽然想，来的都是客，既然上了门，我理应热情招待，略



完美的背后

wanmei de beihou

尽地主之谊。譬如，家里来了客人，我就要给客人沏茶倒水再削一只苹果什么的，可我却不知道小瓢虫的口味，应该拿什么去招待它呢？想一想就把牛奶滴一滴在手心，等它前来啜饮，没想到它高贵而矜持地从这滴“巨大”的牛奶旁走过，连眼皮儿也没抬一下。都怪我上学时没学好生物课，不知道这小瓢虫的口味。忽然想起我的同事用饼干屑喂孔雀鱼，几天工夫就长得肥头胖肚，跟腐败分子似的。我就放了一块饼干屑在它面前，哪知它吃了一惊，像半道上遇到强盗似的，吓得夺路而逃，一直逃到中指指肚上。想想也对，这一块饼干屑在小瓢虫的眼里简直是一只巨大而丑陋的怪物呢。

巴掌的面积毕竟太小，小瓢虫兜了几个圈子之后爬行的速度就慢了下来，大概觉得没什么好玩的，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就开始向我的手臂爬去，我考虑那里“植被”太过稠密，不便于“旅行”，就把手掌靠在床帘上，它好像知道我的心思，很默契地径直爬上了布帘子。

这布帘子大约四平方米大小，上面开满了各式各样艳丽无比的花朵，小瓢虫必将在这片“广阔天地”里大有一番作为。它爬得很快，一会儿工夫就爬了好远，忽然，它停了下来好像在思考什么问题。

“一定是方向问题。”我想。

看来“往哪里去？”“该怎么走？”不仅仅是人的苦恼。

待了一会儿它竖起两枚漂亮的甲壳想要飞走，犹豫了一下又收拢——它决定继续往上爬。

夹在布帘顶端的夹子穿在一根细铁丝上，这回小瓢虫可真的是遇到“虫生大事”，彷徨着不知该进还是该退。

我仰着头看了半天，脖子有些发酸，刚低下头活动活动再仰头看时，它已不见了，我以为它爬到帘子的另一面去了，看看没有，哪去了呢？忽然，它出现在细铁丝上，在表演着高空走钢丝！原来我的小瓢虫还有这一手！

只有我一个人在底下笑着，为它拍手，它动作潇洒而娴熟，全然没有电视上杂技演员那份小心翼翼一脸紧张的样子，并且速度很快。忽然它掉下来了！“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一惊，忙伸手接，不料它跟我开了个玩笑，它耍了个花样，从钢丝下面反着走，然后再爬上去再掉下来，如此三番五次。

就这样，我们两个——唯一的演员在做精彩的表演，唯一的观众在使劲拍手叫好。

桌上的闹钟提醒我快要上班了，我只好恋恋不舍地出门，小瓢虫知不知道有一双欣赏的眼睛一直追随着它呢。

春 天

在北方，春天不是春节之“春”，也不是春分之“春”，节气与她无关，她有自己的时间表。

而春天的降临往往始于一个细节。比如某一天，当你在散步的时候，不经意间发现，向阳的山坡上，那些萎黄的草丛里竟然抽出几丝新绿，在阳光下的星星点点，晶莹发亮。这时蛰居了一个冬天的心浸润着浅浅的喜悦，原来春天悄悄隐藏在这里。“眼波才动被人猜”，像少女，极力隐藏内心的秘密，却怎么也掩饰不住。

抬眼望去，天空似乎比以前明媚了许多，阳光也和煦了许多。然而春天却没有来，山还是枯黄的，风里含着飏飏冷气。

在等待春天的日子里，我们还要耐心。

在昼与夜的交替里，一切在悄悄变化，忽然有一天，发现街道两边的垂柳似乎在一夜之间绿了。柳丝儿又柔又长，像女子飘逸的长发，柳叶像纤细的逗点，透着若有若无的淡绿。再过几



天，柳枝儿上的小逗点儿又变成了兰花指，仿佛在指点着春天里的无限风光。

春天到底是哪一天来的呢？却叫人怎么也想不起来。

不知不觉的，春天的感觉渐渐浓起来，远望春山，娇黄的迎春花开了，明亮的黄，黄得开朗；绯红的山桃花也开了，鲜艳的红，红得任性；她们抢在绿色铺天盖地之前占尽春光，出尽了风头。山坡上的人家，泥墙上方斜斜伸出一枝白色的梨花，粉妆玉琢的，似乎不甘心被关在墙里。在春风里招摇着，好像怀春的女子期待着一场风花雪月的爱情。

路边野地里的三叶草，不知不觉的已经茂腾腾蹿起来，就像半大小子蹿个子似的，几天不见忽地又长高了一截；好像顽皮的孩子抢占地盘似的，一大片，一大片，起起伏伏，挨挨挤挤。三片绿中带灰的叶子支棱着，圆圆的，猫耳朵似的，静静谛听春天的动静。

谁没有属于自己的秘密呢？连路边的小草也有——我实在叫不出它的名字，也没有人知道。然而，它实在太动人了，柔软的叶子，细细巧巧，团团围成一个圆形，像孔雀开屏。我想不出是谁给它设计的形状，难道小草也知道爱美吗？

甚至连路边米粒大的花朵都令人惊异于造物主的神奇。一粒粒宝石蓝的小花，散落在草丛里，星星点点，像夜空里的星星。深蓝的花瓣，乳黄的花蕊长得一丝不苟，这一年一度的春天里谁肯草草打发呢？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在郑重地打扮着自己。仿佛要在这个春天不计成本地挥霍一番。而谁能说不起眼的就不美呢？而蝴蝶也格外怜香惜玉似的，围着它们上下翩跹。

鸡蛋花总是那么喜气洋洋，淡黄的花瓣，简单明朗，像一张盈盈绽放的笑脸。耀眼的花朵在四周三叶草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醒目。

金黄的油菜花，像率性而为的女郎，妩媚泼辣，一路迤迳，一路燃烧。耀眼的明黄裙袂，轻舞飞扬，自信妖娆顿时绽放。

而小麦就显得规矩多了，这是农夫调教的结果。一片片方方正正的田地里，小麦齐刷刷，密匝匝，就像列阵的兵士，精神抖擞、血气方刚。壮实的躯体里仿佛随时都可以迸发出惊天动地的喊杀声。

院子里的那棵银杏树终于苏醒过来了，不知什么时候也悄悄萌出了叶子，恰似一把把折扇。是胸怀天下的读书人指点江山的那把折扇吗？是才子赠送佳人传情达意的那把折扇吗？小小的折扇被春天的手款款打开，在春天里摇呀摇的，越摇越绿，绿得轻盈透明，绿得优雅精致。

而布谷鸟的叫声也在此时幽幽地传过来，隔了远山近水，隔了静穆的小麦地和馥郁的油菜花。农人在布谷鸟的鸣音里忙碌，诗人却听出了诗意。那是古中国诗词里的闲适与情致，也是春天在即将离去之前的一个意味深长的告别。

诗意村庄

我居住的村庄小虽小，却有韵味。乡村特有的宁静平和与城里的丰富物质并存着。

生活在这个富有城市气息的乡村里，人们颇为自豪。早年有个采购员出差外地要住店，服务员问哪里的？七里村油矿的。服务员撇了撇嘴说，原来是从个村子来的。采购员回敬，石家庄还是个庄子哩。

小村庄叫七里村，盛产石油，她的产量远不及大庆和胜利，但她是中国石油的母亲。宋代沈括在此为官时曾著《梦溪笔谈》，预言：此物必将大行于天下。

预言在空中搁置了近千年，自从小山村打下了中国陆上第一



完美的背后

wanmei de beihou

口油井，屈指算来已有百年了。我在这个村庄生活虽然才六年多，可是六年里身上早已渗透了村庄特有的那份乡土气质。

土里土气没有感到什么不好，城市浮华喧闹的背景下反倒见得真诚纯朴。

七里村地处黄土高原腹地，沟壑纵横，油井分散。打井、洗井、采油就得跑很多路，费很多事，可这并不妨碍石油产量的年年攀升。石油人常常是早出晚归两头见星星，有的两口子好几天不能在一起吃顿饭是常事，忙开了，把孩子往幼儿园一送却顾不上接，孩子泪眼巴巴地看大门外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来接，阿姨实在等得不耐烦，就领回自己家，晚上跟自家孩子睡在一个被窝里。也有叫苦叫累的，但牢骚一发完，活儿还得照常干，不仅干完还要干好。好容易节假日休息，男人们搬一箱啤酒凑在一起喝酒聊天儿，三句话不离本行，聊着聊着就是什么钻井工艺如何如何，胶连液如何如何……上了小学的孩子学习组词也是“钻井”、“打井”，“抽油”、“采油”，一看就是石油人家的孩子。

本地人有个风俗，端午节须家家户户门前插艾草，据说这样可保一年平安，退了休的老人们一大清早到野外寻得沾露的艾草来，邻里邻居楼上楼下给插遍。贪睡的年轻人上班出门，一抬头便发现自家门上插了艾草，边走边寻思着是谁给插上的。

春节更是如此，放了假，年轻两口子走婆家的，走娘家的回去过年，不知是谁又会写了对联贴在他们的家门上，红艳艳地点染着春天的喜庆。

记得一个冬天的早晨，西北风刀子似的割在脸上，丈夫大清早出门洗井去了，我独自抱着患了肺炎的孩子上医院。半路上嘎的一声，一辆拉油车停在身边，跳下一个老司机，一身工衣油渍渍的。

“娃娃病了？”

“嗯。”

“上车！”

到了医院，我还没来得及说个谢字，他已忙着上路去拉油了。

小小善举，使我一直记在心里，总想见了面和他打个招呼，可怎么也想不起他的长相。每个司机都好像是，但又不是，于是，面对每一个工人师傅满怀敬意，同时也懂得心存善念。

在这个村庄这样的事天天有，用不着奇怪，早已习惯这份人与人之间质朴本分的友善。

因为村子小，人们彼此熟悉，见了面彼此“狗娃，三宝”以小名相称，以示亲热。谁家的老人叫什么，谁家的孩子上了大学，谁家的娃不学好天天泡网吧……了如指掌。整个与北方最普遍的村庄没什么两样。

有人说七里村的石油人有股农村人气息，不错的，那就是平和而谦逊。也有人说七里村是城市，可她却没有城里的忙乱繁杂。街道上不时有衣着入时，婀娜多姿的女子飘然而过。等上了工，她们会工衣工裤手脚利索地爬高上低收油、过磅、化验。下了班回家，家都是三室两厅的楼房，装修得高雅而有品位，钢琴和电脑已是石油人家里的寻常东西。

如今的孩子比他们的爸爸妈妈灵得多，学什么都快。这家的孩子有模有样地弹奏《土耳其进行曲》，那家的孩子却在上网聊天，和千里以外的什么人聊个不亦乐乎，不几天成了朋友。

从此家里电话不断，大人们烦了，小孩子振振有词：“老师都说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大人们摇一摇头：“嘿，儿子比老子有学问。”当奶奶的说：“我的孙子将来也出国，老刘的儿子听说在美国，咱们就上联合国！”

因为七里村已有百年历史。外人说起她，总以为她老得像个白发飘摇的老人，可是见了才知道，这个老矿处处都有先进的设备，扩建的厂房，新盖的居民楼。看不出任何苍老的痕迹。

当然，漂亮的楼群里头最出色的还属学校，新铺的水泥砖操场，干净雅洁，楼前楼后的小花园里各色花卉开得分外灿烂，但



不见谁摘花摘草。这个仅仅只有两座教学楼的小学校，有图书馆、电教室、语音室、电脑室、音乐室、物理化学实验室，甚至每个教室里都配备了电视、录音机、VCD 等教学设备。早几年，人家的孩子上了大学还觉得稀奇，如今不行了，上大学的孩子越来越多，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过谁的孩子上了名牌大学大伙儿还是要啧啧称赞一回，回头拿人家当楷模，教导自家孩子好好学习。

这个不大像城市又不大像农村的村庄，一到晚上，分外妖娆。那边炼油高塔上，灯光璀璨，好像一粒粒明珠镶嵌。这边街道上霓虹灯流光溢彩，映现出万种风情，村庄里的人谁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倒是外来的客人，看见了会惊讶地说，想不到这个百年老矿还真的美。

乡村之绿

夏日的乡村，绿满山川，一条褐色的公路像藤蔓，沿着川道弯弯曲曲地爬行，两旁大小的村庄就是藤蔓的叶片，碧森森地在六月的雨水中滋长。

我们的车像一只漂亮的甲虫，欢快地爬行在藤蔓上。

雨后的乡村，空气里渗着醞醞的绿，似乎可以抓一把下来。远远近近、高山平川满是绿色。浓的滴翠，浅的发白；随随便便、深深浅浅，每种植物的绿都那么特别，谁也不模仿谁，谁也不重复谁。

在深翠浅碧中冷不丁闪出一两枝金萱，金灿灿地摇曳着，像一抹浅浅的笑意。地畔上的喇叭花成片成片地鼓着劲儿吹，小脸儿涨得通红。

布谷鸟在幽深的树丛里徐徐地唱着：“布谷——布谷”。声音里带着点闲散，夏日的乡村渗透了一种抒情格调。

槐树，最具有中国乡村气质，绿得温和中正，像乡村老农似的豁达、随和，有着一一种经历了岁月之后的乐天知命。不论路边、田埂，院子里到处都是槐树，他们长得不洋气，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不像城里的梧桐那么挺拔、绅士似的。

我想不出用什么词来形容他，只觉得他很中国，很中国，如果给他起名，我愿意叫他“中国槐”。

柳树的绿要浅得多，透着一种漫不经心的味道。蓬头柳是个妈妈叫不回家的野孩子，乱蓬蓬的头发怎么也弄不整齐，三个一群、五个一攒，凑在一起，不知是谁说了个笑话，惹得他们笑得前仰后合，调皮的风也凑过来学舌，把笑话传给远处的树们，不一会儿，那边也哗哗笑得摇摇摆摆。

而垂柳是村子里最俏的妮子，长长的发辫，随风柔柔地飘，桃挞中流露着风情万种，临水而照，顾盼神飞，轻轻给溪水一个吻，那吻痕一波一波地漾开去，溪水害了臊急急忙忙地逃走。

杏树好像新娶的小媳妇，有点儿放不开的样子，圆润油绿的叶子，团团的树冠，贤淑而羞涩的模样。总在房前屋后，不会离家太远。鲜艳的杏蛋蛋透过密密的叶子不经意地闪出，像温婉的笑容，欲掩还露。

矮矮的苹果树，没有好身段也不那么动人，是一个家族中能干却不事修饰的大媳妇，虽然貌不惊人，但是一家大小吃喝拉撒少了她不行。有点发蔫的灰绿色的叶子里藏着一颗颗青涩的苹果，沾着晨露，沉甸甸地坠在枝头。

夏日里最旺盛的当然还是庄稼，高粱齐刷刷地蹿起来像哨兵，站在山岗上瞭望。豆子、谷子们正暗暗较劲儿，比赛着蹿个子。当然，最壮观的还数玉米，川道里、山坡上，一大片，一大片，油汪汪的绿；仿佛列方阵接受检阅的士兵，帅气俊朗，充满信心；长而宽大的叶子左右对称，绝不逾矩。荷锄的农夫，走在



整整齐齐的玉米地里像威风凛凛的将军，指挥着千军万马。

夏日的乡村，绿得生龙活虎，绿得热热闹闹，绿得喜气洋洋。

树的箴言

我深信树是人类的老师，当人向他求教，他总会以恰当的方式告诉人该如何去做。

树，稳稳地站在大地上，坦然，从容，平静。高大的身躯，强壮的臂膀支撑着一片蓝天，独自面对着大自然的流岚彩虹，风雷雨雪。

而他的根却不动声色地潜入了地心，牢牢拥抱大地，与大地血肉相连，不离不弃。

他也有心啊，年复一年的岁月更迭，在青枝绿叶上看不出痕迹，但是他把岁月刻成了年轮，一圈又一圈的年轮，便是他写下的生命的日记。

阅读一棵树所汲取的智慧，远比阅读一本书的收获更大。一个人的一生里，如果与树结成了朋友，那么他的精神资源是不会枯竭的。宋代的林和靖“梅妻鹤子”被人视作孤僻行状，但是我却深味其中滋味，有谁比得上一棵树所给予他的审美享受和精神支持呢？

树的智慧与美德，远比人类更加深广和纯粹，如果你所走的路上遇到了什么困难，不妨静下心来，向树请教。如果你理解了一棵树，那么无形中树已经陶冶了你，提升了你。

—

一个秋天的傍晚，几年来一直生活在沮丧和自卑中的我一口气奔上山顶，看到落日如血，天空无比澄澈无比寥落。

山脊的那一端，蜿蜒的羊肠小道边有一高一矮两棵树，树干和枝叶被夕阳镀上一层耀眼的金色，那棵高大的是白杨，颇长、秀丽。秋风刮过宽大的叶子，哗哗作响，说不出的潇洒和倜傥。而旁边的另一棵，说不上是什么品种，极有可能是一种灌木，五短身材，粗皮糙肉，枝叶无规无矩，张牙舞爪，但是细细看去猫耳朵似的叶子上铺着一层密密的白绒，柔嫩而坚韧，每一片叶子似乎都在努力生长，透着一股子勃勃向上的欲望。谁都知道任凭他怎么努力都不会比身旁的白杨更高大，更标致，但是不见他丝毫自卑，所有枝柯尽力向上伸展，每片叶子都支棱着，不见丝毫萎靡。

黄昏将两棵树定格成黑色的剪影，在平等的对视中，高大的不见傲慢，矮小的不见卑微，他们都做到了自己所能做到的最好。从此我不再抱怨生活。

二

当我走过云南，阅遍风光无数之后，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桉树。在这个绿色的世界，满山满坡，满坑满谷都是树，从妖娆的风尾竹到平庸的马尾松，每一种植物都在挥霍着绿，那么奢侈，连空气仿佛都沾染了绿色。

滇藏公路边的桉树，大概是这绿色海洋里最不起眼的一种了，在这个游人喧闹的地方，目光和相机聚焦在那些著名的风景区，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们，他们温和而沉默地立于道旁，被走马观花的眼睛漫不经心地扫过，承当着一次又一次的冷遇。其实也算不得冷遇，曾经被“重视”过的才会有被“怠慢”之感，桉树也许从来没有被人“重视”过，所以，当人们视而不见地从他们